皇明經世文編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一百三十三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上木　選輯
　　　徐孚遠闇公　單　恂質生
　　　吴祖錫佩遠　恭閱

胡端敏公奏疏

疏　　　胡世寧

知人官人疏　知人官人

此疏凡所條議除書破格收才用之言

臣讀虞書皋陶謨、有曰在知人、在安民、又曰、知人則哲、能官人、是知人君代天理物、其職專在於安民、然

推安民之要、又在於能知人、而使官稱其才也、臣謹用斟酌古今事宜、遵照 祖宗舊制、擬爲知人則例五條、官人則例一十五條、上塵 聖覽、以助睿思之萬一、昔宋臣范仲淹上百官圖於宋仁宗曰、如此爲敘遷、如此爲不次、如此則公、如此則私、且日進退近裴敏

之爲此言以自見也

臣、不宜全委之宰相、仲淹當時官非言路、任匪銓曹、豈不爲越職當罪也、然其區區愛國之誠、不遑自顧、傳諸天下後世、皆以爲忠、而惜其不能盡用也、臣之悃誠、竊亦效此、伏惟 聖明垂意省覽、天下幸甚、

計開

知人則例五條　一論人之才術當以誠心體國愛民爲主而才與守斟酌品第有是心而才與守兼優者爲第一等有是心而或才優守次或守正才次者爲第二等無是心而才守兼優者爲第三等無是心而或有才無守或有守無才者爲第四等

然諸論頗多愛憎不一亦統從而定

爲此等也

一論人之心行如大臣科道翰林及在外方正官當以奸詐冒嫉爲重而貪墨爲次其部寺屬官方面佐二及知府以下則惟罪其貪酷而偏詐之人尚未可去　一

凡尚書侍郎都御史府尹翰林科道布政使按察使兵備提學知府以上。各項緊要官。俱令到任一月後。各舉一人自代。吏部擇其舉多者擬奏陞擢。庶多得人。一兩京大臣及在外撫按官。俱以能薦賢稱職多者見其知之之明。與凡可備吏部之選吏部堂上官。尤宜責其擇人多訪。不必避嫌。一令內外臣僚皆以因循保守爲賢。其有盡忠爲國。擔當幹事。不避流俗者。朝士則衆怒羣猜。不能存立。在外司府等官。亦多被衆忌。流謗考劾。因而誤黜。以此盡沮忠直之

氣萬一國家有事無人肯當是皆彼職名不聞於上
故也今宜法古御屏記名故事客訪內外臣僚中有
盡忠體國才堪委用者親記其名一二則彼不爲奸
謗所惑而眞才得用矣

官人則例一十五條

臣述

一內閣三員或四五員舊當（今閣員之選亦不拘于翰）寅亮輔弼之任今又總裁六部而議其進黜職任至
重遇缺宜斟酌先朝李賢等事例於六部尚書左右
都御史中取其才望出衆練達事故公忠體國知人
有容者推補一兩京六部尚書左右都御史約共十

四五員爲一等。有缺官於在外行事右都御史。及兩京左右侍郎。坐堂副都御史共二十四五員内推補。仍須論其職務難易輕重。或量其才力所宜。自簡易而陞重難。或聽其心志所願。辭重難而就簡易以均勞逸　一兩京六部左右侍郎坐堂副都御史在外總制總督等項右都御史約共二十四五員爲一等。有缺宜於兩京大理寺卿坐堂僉都御史府尹詹事學士并在外各處巡撫巡視南京管粮副僉都御史十三布政司左右布政使共四十餘人内推補。一

遼東薊州宣府大同山西延綏寧夏甘肅陝西四川貴州雲南兩廣鄖陽南贛保定河南山東湖廣江西淮鳳蘇松各邊腹巡撫并巡視河道御史共二十三員爲一等此等官最要得人最宜久任如宣德正統景泰年間各邊巡撫有只用寺丞等官領勑行事不必官大又如周忱在蘇松自侍郎陞尚書凡二十三年王翺在遼東自僉都歷陞副都右都左都凡十有一年于謙在河南山西一十八年陳鎰在陝西亦十餘年是皆事久功成保濟得地方生民爲朝廷分憂。

今此等官。宜於兩京各寺卿少卿大理寺丞年深出衆給事中御史郎中。在外右布政使按察使左右參政年深兵備副使上等知府內推陞原職高者陞副都。原職卑者陞僉都。十分資淺者陞署職。令其領勅一般行事。其有在邊不諳軍旅。而善理民事者。改任腹裏不爲貶抑年深有勞者。就彼僉都陞副都副都陞右都常管此方。十分年深勞著者。就陞部院掌印如正統天順年間。金濂年富皆自副都陞戶部尚書不爲躐等。蓋先必如此廣推。方能得人。後必如此重

擢方能久任久任方能修葺得邊疆完固撫治得百姓安樂以爲國家久安長久之計　一兩京府尹幷在外十三布司左布政使共十五員爲一等俱要用歷練民事不厭煩勞者循資遷轉此官稱職者留以久任遷陞六部侍郎幷都察院坐堂副都御史不必更陞在外巡撫以致遷轉不常不得盡心民事其心行雖公廉而才力不稱者遷改相應職事奸貪者即時罷黜如天順年間刑部尚書陸瑜禮部尚書蕭晅皆由布政徑陞今若止陞侍郎副都不爲躐等　一

翰林院春坊詹事府等官以備顧問侍講讀草制誥（世廟時議禮諸大臣俱由詞林各官承寵至極非庶常之選公此疏亦似為翰林公論）修史牒最一清要之職唐宋以來多重此官以備卿輔之選然多選外官才學過人者試任雖取中狀元亦令試歷民事方纔取入翰林我國初多用徵聘隱逸之士永樂宣德正統以來如楊士奇張洪由王府審理教授黃淮劉鉉張益由中書舍人鄒濟陳仲完由教職儲懋王洪陳山由給事中劉球李時勉陳敬宗由主事胡儼由知縣蔣驥由行人于敬由御史各陞翰林詹事春坊等職又如張英由教職薦陞給事

中復進中允。郭璡由叅政李賢由主事薛瑄由御史。皆歷陞侍郎尚書兼詹事學士。又如張顯宗由翰林歷陞祭酒。出爲布政。郭濟歷任春坊。復陞知府。王珣由檢討陞大理寺丞。巡撫貴州。歐陽謙由御史改編修。復陞郎中。徐旭由御史陞郎中祭酒。復改脩撰。羅汝敬由侍讀改御史。是皆惟才所宜。不拘內外出入所以得人。近年拘定庶吉士及進士第一甲素稱閣下門生者。方得選授。天下不無遺才。今宜遵復舊制。不拘內外郎中職事。但有文學素行出衆者。許大臣

言官論薦內閣吏部召試此官庶幾得人而可備卿輔之望矣　一給事中御史皆有言責上而君身朝政缺失下而臣僚是非邪正皆唯其所言是聽使非其人人主誤聽其言則聰明惑亂是非邪正不明誤事不小不聽其言又爲拒諫取謗天下至於御史又有巡按激濁揚清除奸革弊之責所係一方利害尤重故自古慎重此官我　祖宗朝如王翱由寺正甄擢由知府左遷陳祚由叅議康慶由知州落職皆復陞御史虞翔王鏵年富由敎職冀凱由州判官皆陞

給事中又如丁璣由主事馬守中由同知俱陞御史
徐旭由御史陞郎中復改翰林歐陽謙由御史入翰
林復陞郎中是皆唯才所宜不限資格所以得人而
又拔其尤者超擢侍郎僉都御史等官所以肯盡其
職且又不時考察使偏私浮僞者不得混於其中以
惑上聽明所以天下常受諫納之福而君上不受拒
諫之名今宜使大臣于內外郎官及聽選進士中各
薦所知必其忠直公正明識治體者方授此官三年
之內考其敢言而忠諫有益舉刺得宜及巡按在外

激揚興革。有益地方者。留以久任。超擢卿佐等官。其有敢言而言或不切於事體。或過激烈易至觸忤者。則遷改內外相應職事以保全之後仍記其忠直。嚴其後效。量加超擢。其或當言不言。或挾私附勢妄奏。及巡按不職者。明奏降黜。如此則言官皆得忠正之人。而朝廷納其忠諫。有益於天下矣。

一吏部文選考功兵部職方武選禮部儀制司郎中。亦須妙選。若得其人。亦宜久任。量加超擢其中常有不稱者即令外補。

一通政司鴻臚寺官專取聲音洪亮於本衙

門遷轉。已有舊規。其有才堪部院者。亦行推用。一兩京坐堂僉都御史南京總督糧儲都御史。及各寺卿佐弁各部寺屬官。照常循資遷轉。然人才各有所長。有不相宜者。彼此更調不妨。一在外布按二司官。宜只於本地衙門遷轉。雖有資格遲速不同。臨了總繫。有甚懸絕不得已者。方推鄰近地方官陞補。仍照弘治以前事例。僉事徑陞副使。副使徑陞按察使。按察使徑陞左布政使。參議徑陞參政。參政徑陞右布政使。不必如今逐級挨陞。南北遠調。以致往來不

常。虛曠歲月。地方常致缺官誤事。其四川雲南貴州
廣西員缺。宜於附近地方資淺人員內。比常早陞以
酬其勞遠。　一各道分巡僉事。國初選定道分。九年
方改後因改道不常。凡遇地方難事。皆推避不理。以
致豪强貪猾。任情作弊害民。地方受患。今皆宜如廣
東等處事例。三年滿日。方許改道。仍須考其三年任
內奸弊盜賊豪强貪猾之有無。以爲殿最。本司若有
進表等項公差。止於貼堂副使或分巡各道僉事內
差遣。其分道三年之內。不許改差　一各處緊要兵

備及提學官。俱要於資淺人員內推其才力相應者先陞僉事。後加副使。常管此方。其職任內事務。不許他官攙越。如提學所管教官。兵備所管有司巡捕。并衛所官有犯。撫按衙門俱就委其提問。不必改委他官。以致權柄不一。事體難行。兵備必須兼理本道分巡。以便行事。至於練兵捕盜。應該勸賞等項財物。許其措置。或動支官錢。如此久任專制。方可責其成功。十分年深勞著者。提學推陞少卿祭酒等官。兵備推陞各邊巡撫。其餘照常遷轉。才力不稱者。就行改調

別任。不宜姑息。 一知府知州知縣三等親民之官。使非其人。則上司雖有好官。行得好事。不能實到百姓。所以自古國家慎重此職。漢制郎官出宰百里。郡守入為三公。唐制不歷刺史。不得任侍郎列卿。不歷縣令。不得任臺郎給舍。我國初取中進士。俱選縣官。徵至賢才。多選守令。正統以來。知府俱責大臣保舉知州知縣另委吏部揀選。所以得人。且又立為定制知府知州見上司不行跪禮。以重其職。其久任卓異者。不次超擢。如何文淵由知府即陞侍郎。胡儼由知

縣即陞檢討所以人多樂爲此官。弘治初年。又責其備荒積穀多少。以爲殿最。所以民受實惠。固得邦本如此久長正德以來此官不重。輕選縣陞。下焉者惟圖取覓得錢。以防速退。上焉者。惟事奉承取名。以求早陞。皆不肯盡心民事。以致民窮財盡。一遇凶荒。多致餓死。今宜遵復　先朝舊規。知府令在京堂上官於京官七品以上在外在閣五品以上官內保舉。在外撫按及布按二司掌印官。於叅議僉事同知知州內保舉。其知州知縣。俱聽吏部預行揀選。仍責撫巡

布按二司。於府通判推官州同知知縣內保舉堪任知州之人。州判官縣丞主簿儒學教職司府衛首領官內保舉堪任知縣之人。必其有愛民之誠。有守已之操。有處事之才。三者俱備。而後可任此職。後有不稱。舉主連坐。誤舉者先能自首則免。到任之後。察其奉公守廉而不盡心民事。才力不稱者。改任品級相應職事。貪酷罷軟者。即時罷黜。其稱職者留以久任知府九年以上者。即陞四品京堂。并布按二司長官。次者照常陞叅政副使等職。知州九年上者。即陞叅

議知府郎中僉事次者照常陞員外府同知選同等官知縣上者三年行取到京考其文學德行出衆者選入翰林忠直剛正識治體者選爲科道才識優敏者分任部寺屬官其有深得民心願留久任者超擢府州正職次者九年六年照常遷轉如此選任方得民受實惠地方遇凶荒盜賊可保無虞矣　一在外知府知州知縣與凡方面有司等官陞選俱合註於原籍相近地方廣西雲貴有司尤宜查照弘治以前事例只於本省人員內陞選庶免其不服水土且得

到任易便。不致地方曠官日久。

治河通運以濟國儲疏

臣聞河流遷徙不常、自古為患、歷考周漢、至今未有能治久而不决之術、國家救災恤民、亦未有聽其决而不治之理、今之河流漲溢、淹浸豐沛徐三州地方數年于茲矣、去年以來、復致運道阻塞、夫此三處、兩京南北衝要、國家咽喉之地也。其民常歲為國運道。勞苦不息。猶之咽喉之氣也。今之被水逃亡過半。猶之咽喉之氣有傷。救之不可以不亟也。國家財賦。仰

給東南而運道少阻猶人咽噎之病為飲食之阻救之尤不可以不亟也其救之之道奈何臣以為今日之事開運道最急而治河次之然今運道之塞者河流致之也蓋使運道不假于河則亦易防其塞矣臣請先述治河之說而後言運道夫自古言河流者曰分則勢小合則勢大言河身者曰寬則勢緩狹則勢急大而急則難治小而緩則易防理固然也其言治河者曰順其性則易過其性則難又曰不與水爭地其所言河身治河之道蓋盡于數言此其大法也河

自吐蕃發源流入中國漸納百川之歸而行萬數千里其勢之猛烈可知也其過孟津下至汴梁以東土疏易決故能爲患然自宋以前多決而東北自宋以後漸決而東南其決于東南也入海路近所經爲害猶小決于東北也入海路遠所經爲害猶大然因決而分得以殺其勢者亦多矣夫河自經汴以來南分二道一出汴梁城西滎澤縣經中牟陳潁等州縣至壽州入淮一出汴梁城東祥符縣經陳留亳等州縣至懷遠縣入淮其東南一道自歸德宿州經虹縣睢

寧至宿遷縣出其東。分新舊五道。一自長垣曹鄆等縣至陽穀出。一自曹州雙河口至魚臺縣塌場口出。一自儀封歸德等州縣至徐州小浮橋出。一由沛縣之南飛雲橋出。一在徐沛之中境山之北溜溝出。是此新舊分流六道皆入漕河而總南入淮今聞皆塞矣。而止存沛縣一道。則所謂合則勢大。而河身又狹不能納。所以不得不泛濫橫溢。豐沛二縣。徐之半州。漫爲巨浸。近又溢出沛縣之北。漫入昭陽湖。以致運道舊河。流緩沙壅。而漸致汙塞也。或恐沙壅積久。其

地漸高水高趨下其勢必決而東南有山限隔猶小也決而東北則往年張秋之潰運道因之以竭前宋澶州之決郡縣數十之灌禍不可言也故今治河不得不因故道而分其勢其前出陽穀一道魚臺一道恐其決而東北斷不可開也其在汴西滎澤近開孫家渡至壽州一道決宜常濬以分其上流之勢不可使壅也乃若自汴東南原出懷遠宿遷二道及正東如徐州小浮橋溜溝二道各宜擇其利便者開濬一道以分其下流之勢或恐豐沛漫流久而北徙欲

修城武以南廢堤一帶。至於豐單等縣。黃德賀固楊明等集地方。接至沛縣之北廟道口築堤一道。以塞新決河口而防其北流。此亦一計也。此治河急患。當急施功。而開運道尤在所急也。然今運道止塞沛縣。以北三十餘里。而不能遂開者。雖人力不至。亦由天時未利也。方夏秋水溢。其塞處半爲流沙所壅。使人撈沙水中。爲力甚難。而沙隨水勢。隨掘隨壅。豈能成功。或謂乘今冬初水退。昭陽湖暫可通船之日。預備工力。截其上流。乾其下土而併工挑築。旬月可開矣

或慮此挑沙開築終不能固來歲水淹或憂再塞不若趂冬水涸氷凍船阻不行之時照依南旺湖式樣就於昭陽湖中開河一帶兩面築堤以通運道比今塞舊道不增十里之遠來歲通漕與舊道二處隨便行船此一策也或又慮河水入湖亦能帶沙致塞只如今昭陽南口金溝舊開處所漸入沙塞此其驗也

臣與尚書李承勛同行計議以為莫若於昭陽湖東岸滕沛魚臺鄒縣地方之中地名獨山新安社等處擇其土堅無石處所另開河一道南接留城北接沙

河口二處舊河共間應開不過百十餘里更或隨勢便利各尋近道工力尤省其河新開深則各隨地勢闊則先止五六丈以通二舟之交行就取其土厚築兩岸以爲湖之東堤阻防河流之漫山水之波而隔出昭陽湖在外以爲河流漫散之區所謂不與水爭地也來冬冰結船什之時更加濬開以爲運道仍於彼處立一夫廠量撥山東州縣人夫接遞以暫寬豐沛之民而消息咽喉之氣此其上策也其開築之處有碍民用民居則宜補給閑田扣除糧稅而量措與

開荒遷徙之力可也但其地之高下土之堅疏勢之難易臣等不能親歷試驗未敢執定爲是乞勅總督河道都御史一面料集工力一面親驗可行趂今興役開掘此河或此河難開則止開豐沛縣舊河及前掟湖中近河二道兼使放舟以防一道之塞運道既開而後以次相度河勢順其性而分導其流則大决可免矣臣等又慮山東河南并直隸江北之民連年水旱災傷勞苦特甚豈可復興此役乞勅戶部計議從權於兩淮兩浙召商額外多賣鹽引令其買補灶

煎餘鹽照常販賣急可得銀數十萬兩以顧役近河貧民并備應用器物與此大役則亦宋范仲淹浙西救荒之術也昔唐中葉疆土分占日促田賦所入甚少而養軍多費專賴劉晏理財亦惟與此鹽利況我國家全盛食鹽生齒數倍於昔而鹽課舊額有限民間所食皆私鹽也今取而歸官河成之後以資邊餉（公牘有曉亦言宜聽民私販而收其稅入官）實爲大利且鹽既官賣民間私鹽漸少而巡邏之役可減鹽徒意外之慮可無又弭大患豈不嘗爲然以爲難者第恐勢要狥私之徒乘之以占利庸俗泥常

之人因之以起謗大臣持循保名不爲國計者又不肯於是而擔當必賴聖明革此三弊而後可行也至於挑土之器工役之流亦宜量募江浙衢嚴二府之人百十用之其人取土一工勝如北人數十工之力是宜給其路費厚其傭值使樂應募來必漸多又使北人漸次效之亦以後治田勸農之利也臣愚又念豐沛南北一帶近河州縣之民近年十分困苦朝廷宜加十分愛惜伏望聖恩垂念以後進貢等項船隻計可停止者暫爲停止可減省者量爲減省其南京

工部該派器物內府應用者或令原解州縣倒批徑解或令該部委官自解不必經由南京監局以致多造器皿裝盛因而多撥舡隻裝載又因而多用人夫牽送其士夫往來舡隻倚勢多索人夫者乞嚴加禁治其河道驛遞夫役照前管河郎中兼理稽考撫按官不時巡察糾治庶使衝要之民得以安養休息而
國家南北咽喉之地不致阻塞矣近該少卿黃綰奏乞修復海運以備不虞其為國遠憂甚忠然聞其事勢甚難不得已而思其次則聞國初漕運自淮達河

由陽武起岸百十餘里。陸運至衛河。復下船至京。又開沁水至武陟縣紅荊口分流一道六十里通衛河。近年始塞是河流因沁可以通衛也後當國家閒暇之時亦宜差官踏勘如紅荊口舊河可開則開。舊河不開則於陽武上下。相度地勢相應處所離岸十數里開掘一道。北通衛河。成撥江南相應衛分糧舡百十隻於彼轉運習慣以備徐沛之北會通河一處之塞此亦一計也

重陵寢斥邪佞以安宗社疏

臣頃因特事有聞具本上奏今又聞中外傳言有等（毒欽公于議禮一事頗主從唯諸公之說而考歟輕處執奏大禮之人援得議事之小于此一疏亦可見）
閒廢小臣逞其邪佞妄圖起用因見　陛下孝思純
篤追慕　皇考無已乘機上言陵寢宜遷改葬京師
臣愚聞之不勝憂惕蓋此事利害關係匪輕誠恐
聖心至孝為所感動一朝改移羣臣戒前執議之過
無敢再諫臣愚受國厚恩義圖死報不忍緘默然彼
執言必以助成聖孝為名臣豈敢偏見且執也臣昔
聞追崇廟祀之禮未定深虞聖孝之心未遂上下之
志不通致災殃民為宗社邦本之憂已述鄙見為陳

言治道急務以效愚忠事具本欲進間繼闡明昭大禮已定而止今欲言此愚誠恐有未孚敢將前本附上伏願　聖明俯賜採納荅臣前奏深辯追崇之爲禮者欲成　陛下之大孝也今奏極言遷塋之宜慎者亦欲成　陛下之大孝也成　陛下之大孝所以效臣之愚忠也臣惟　皇上一身宗廟社稷之主也四海兆民之命也而所賴以備祥蔭福於　陛下之身者　恭穆獻皇帝之陵也俗言家之有墓猶木之有根根固則木常茂而枝葉生生不已根動則木之

榮猝未可知此士民之家所以重於遷墓也匪徒士民雖古帝王亦然昔者舜都蒲坂而崩于南巡遂葬九疑禹都安邑而亦崩于南巡遂葬會稽其相去國都各數千餘里後世莫之敢遷故其子孫傳至春秋時千數百年猶君國于民不絕此其驗也唐太宗祖墓在長安者禍慘不可言此其所當戒也我 太祖高皇帝初葬其 皇考妣於今 皇陵衣冠葢不備也及後富有天下追尊 帝后我太祖統天大孝豈不欲備禮改葬京師以便祭掃然亦曰慮泄山川靈

氣使體不安姑積土厚封備山陵之制而已見於
皇陵圖大略可考也此我 仁祖之陵既蔭 太祖
興創大業而已後未嘗輕動所以固蓄山川靈氣而
又蔭我 太祖享國日久子孫萬世爲帝王也今
獻皇帝之陵比於 皇陵已蔭 皇上入繼大統今
亦不宜輕動使之固蓄山川靈氣而蔭我 皇上聖
壽萬千子孫萬萬世爲帝王可也昔人謂死者魂氣升
天體魄歸地今 獻皇帝立廟京師子孫歲時祭享
其神氣之在天者陟降昭格蓋無不在而陵寢之在

安陵者永為萬世體魄之藏豈宜輕動也況查安陵至京水陸路程各數千餘里使遷梓宮陸行往途未免震動舟行則遠涉江淮河漢風波數千里勢非旬月刻期可到此時 聖母 聖心懸念何如舉念何如舉朝臣子驚惕何如而可輕動也即令士民之家重其父母而欲為子孫長久計者只求小小吉地亦嘗經數年不得至於天造地設山川大聚完美可為帝王兆宅者舉天下蓋不多也故我 太祖初定國都聚天下術士而議者數百太宗下藏天壽山蓋自

始封燕國至於緜極征討往來閱歷山川數十年而後得豈易能也有如恭迎梓宮至京一時難得吉地而經年未得安厝或主司恐以遲慢為罪而遷就附會以未全吉之地為吉而誤國大事將如之何臣謂陛下孝思誠切或遵奉　聖母太后懿德至情必欲遷葬亦須期以數年之間妙選近京山川大聚十分全美之地如天壽山比者而後妙選年月日時十分

本意欲不遷而請姑緩其期使言易冊入而使事易停停則遷改自然不行矣

之吉啟遷皇考梓宮安厝方可無慮也今若如彼邪佞之言輕率一二年為之萬萬不可也夫陰陽地理

之說從古有之今士大夫之家重其祖考體魄之安爲其子孫長久之計者罔不精加選擇而或謬爲大言謂此小術不足信者是其愛國不如愛家愛君不如愛身故爲欺罔非忠實也臣前疏妄言今日急務以孝親爲大以保民爲本而保民圖治之道又在擇言官而納諫諍回士風而變治體以盡復 祖宗之舊向使 皇考 聖母不從以至親至尊之號而受 陛下之朝享則爲卑臨尊於禮爲不順於心爲不安此 聖心之所以不得已而必欲追崇者天理人心

之正也，天下萬世之公也，今則陵寢已安，不宜輕動，稱號已定，不宜再更，明詔已頒，不宜數易，聖孝已遂，別無不得已之情矣，何乃中外臣工，希寵妄言不已，臣願　陛下明禁，斥絕此輩，不許再言，而惟君臣協恭，專以任賢圖治，保民為事，以承國，宗社於萬年，此誠今日急務也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一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一百三十四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尚木 選輯

徐孚遠闇公 何剛愨人

盛翼進隣汝參閱

胡端敏公奏議

疏　　胡世寧

爲急處重邊以安全蜀疏 撫治番夷

臣聞吐番爲患。自古已然。故自唐及宋。多重蜀帥。爲是故也。惟我 國朝恩德廣被。番戎率服。故 國初

於群番之中取古松州而城之置兵設衛曰松潘軍民指揮使司以控制群番而離其交合以伐其內寇之謀以爲我全蜀之蔽誠得古禦戎之上策也然國初松城內外地皆屬番爲我服役故有八郎等四安撫之設有北定等十七長官之司其南路至疊溪千戶所又有欝郎等二長官司之屬再南至茂州衛又有靜州等三長官司之隸其東路至小河千戶所再東至龍州則近白馬路長官司而皆受我約束爲我藩籬者也暨後承平法弛任用非人而撫禦失宜

熟番多叛，而冠我內地，戕我軍民，松城四外，皆盡仇敵。而東南二路，僅有羊腸一線之通，左右皆番，朝夕窺伺矣。故景泰以來，添設總兵官都御史，專治松潘。然而四川會城，又設巡撫，彼此牽制，難于行事，以致舊維州之失，竟不能復，董卜韓胡之强，終不能制也。然彼時東南二路，猶皆可通，及後事勢稍平，去都御史，而分設兵備副使三員，一治松潘，一治疊溪威茂，又一治茂州以東，壩底徐塘等堡，路抵龍州，謂之小東路，而住劄綿州，叅將二員，分治東南二路，遊擊二

員往來于中。每歲二八月中。松潘總兵。與茂州叅將會議一次。松潘兵備會議一次。每會皆遊擊率兵與偕。軍威猶振。番夷猶畏服也。以後因事革去遊擊。弘治年間。承平日久。都御史潘蕃等巡撫。惟以保守為事。以欺隱為能。軍殺一番。則坐以擅殺激變之罪。番（防于番因不宜啟挑隙之名而惟番之所欲亦失）殺一軍。則坐以玩寇失機之罪。由是官軍垂首喪氣（控制之勢）而惟抑糧閉口以賂番。或弃其兵械而執農器以為番役矣。由是番人得志。日漸驕橫。每年班軍累死餓死殺死者十常八九。而道途任其邀劫。關堡任其殘

破。一皆付之不知。邊堡有報。則陰中以法。問其來使而實言有警。則按以大杖。而使之幾死。後有問焉。則大聲對衆而荅言無事矣。不幸而事聞 朝廷。則隱匿之罪。仍付之下吏。曰彼不曾呈報也。此此前人之善爲保守。而坐制部臺。稱爲老成也。此南路之所由以塞。而惟東路僅通也。近該巡撫都御史馬昊。因人心之憤。採衆論之同。而奏 請大征。又不幸而冒險輕進。遂致一敗之眚。以靡數年之勞。至今邊人言之。皆爲嘆息。然自是番夷。比前稍畏。道路比前稍通。不爲

無效也。臣與吳素不相識。正德八九年間。臣在江西。吳在四川。皆任兵備副使。皆爲地方平賊。吳遇彭澤之知而薦爲巡撫。五六年間。遂至大官。臣被俞諫之忌。而嗾其心腹王泰等搬置宸濠奏臣死罪。五六年間陷爲罪隸。萬死得生。今臣幸遇 聖明。復加錄用。吳乃因罪罷黜。然訪諸四川軍民之論。則多爲吳惜。臣亦自揆才力不及於吳。不敢蔽也。吳事往矣。臣愚竊念四川之有松潘。猶人家之有外藩也。松潘之有東南二路。猶人家之有前後二門也。不幸前門有火

益之阨而後門可通救援若惟一門有阨則闔户死矣今松潘南路之不通已二十餘年所恃餽運之通者惟東路一線耳使一有儆截其東路則應援粮運皆不能達數萬生靈計日以斃而四川之外護撤矣不可不爲之計也然馬昊以欲通南路而敗今臣復以爲言者區區之忠不敢自爲身計而上負 朝廷下誤地方也然以昊之才不能通此路而臣欲通之者昊惟有才常得意而輕試其所長臣惟不才常受阨而欲善用其所短也臣自被 命以來七月在途

如彼已必之言不敢輕試者乃實務干事也

俘蜀人宦遊于彼者。輙訪蜀事比之漢中。遇邊人避難于彼者。備訪邊情。入疆以來。又多詢訪。事葢得其一二矣。大抵番雖强惡。而種類各分。俘塞多者不過千人。少者不過數十。其勢不相統一。其情雖貪利好殺。而猶尙信可馭也。惟其山高地勢險甚。而吾人必入其中。不能知其地利。又惟大舉征剿。則彼聞風驚惧。急則相保。雖仇亦睦。雖逆亦順。而相率旅拒。誘我深入。必爲所陷矣。就使勝而多殺。彼或逃死。而出投外番。相合爲一。或成唐末吐蕃之勢則又非 國家

之利也若專撫之而威不立則彼恬不知感而益肆侵侮毋歲官軍餓死累死者反多于戰敗被殺之人往事可監也臣聞其事要在乎威信兼立撫治兼施而欲威信之立撫治之善又在乎用人才添兵將更賞罰足財用四者而已四者既得諒在一二年之間南路可通而番夷自戢矣今訪得南路松潘該管西寧十七關堡道路一百二十餘里久已蔽塞近該兵備副使胡澧等因番夷信服之勢漸已修通後因兵部奏改本官別用不敢任事而又被劾行勘且避副

總兵張傑之害、退居小河、人心遂懈、仍復廢弛、疊溪營新橋等四堡、道路五十五里、止因近年都御史馬昊征剿松番、番蠻聚衆、要來攻堡、諸軍畏怯、撤入疊溪城內、遂爾廢棄不久、以此而觀、南路之復、勢亦非難也、要在乎兵備總叅之得人耳、臣所謂用人才者其意在是、今松潘兵備之有胡澧、蓋千百而十一者也、蒞任五年以來、內軍外夷、一一皆信服、其撫馭亦多成績、節已奏聞、惟其為人直己自信、處物多乖、是以同事不合、而當道屢劾、今其所劾事情、俱已勘明、另

奏其餘兵備則皆清修俊雅之士用于內地任以他官則皆良才或有俊望而用之於邊則非所宜其若堪爲兵備者惟欲膽勇闊畧而有權變操縱耳人才各有所宜非有所優劣於其間也新任松潘副使江文敏臣雖不能深知然聞其人亦有才力至于見任松潘副總兵張傑初任亦可後因結交權奸錢神得勢職陞都督任加鎮守乃敢公然剝害軍士太深欺壓同官太甚內軍外夷悉皆怨畔如蒙 聖恩軫念邊方重地 特勑吏兵二部計議將胡澧錄其年勞

陞任本司按察使比照先年趙歆陶魯近日吳廷舉事例令其仍管松潘兵備江文敏若到則乞改任威茂其見任威茂兵備副使吳希由則乞念其守邊年勞已深改陞他職至於武臣則張傑已與松人爲伲不可復留在彼又恐遠推一時難到或將叅將王倎就近移管松潘芮錫移管小河各仍舊職則地方庶乎得人矣臣以地方事重得人爲急非敢擅爲紛更以撓選法也所謂添兵將者非欲如近歲征番添調十三萬之軍也但欲如往年仍設遊擊二員今已有

曾昱一員矣止須再添一員與曾昱各選領精兵三千或正軍不勾則抽選餘丁奏補各待天全高珙事寧之日令其常在會城就粮屯操照依往年舊規不時輪往松潘巡察以振揚威武使番人慣視帖服後有兵入亦不驚擾毋歲三路兵將相會或臣往巡邊皆令護從以後不拘松潘他邊有儆或腹裏草寇生發量其事勢輕重輕則止調一員重則臣率二員朝報夕發早行撲滅其與倉卒調兵一時難集以致夷虜得志遠遁盜賊延久滋蔓者不侔矣或慮添兵則

添粮而病民者。非也。今避運路濇。舁石脚價費三四石之多。使其添兵勢强而二路兼通。則粮運所省脚價之費。勾食新添二千之軍更倍矣。所謂更賞罰者。以賞言首級論功。非我 國初舊制也。兩軍相敵。當先格鬬者。手眼瞬息不得差池。何暇割首。使其取首則再不能戰。而爲敵所乘。則爲後軍所爭奪死矣。故首級非我大勝。彼大敗奔遠不能割。然兵者多非殺賊之人。而又或殺已降。或殺良民。或偶得單行之賊

公以江西奏章請

被擄逃出之人。而割之者多。非眞功也。臣在遼東尭

軍見一都指揮連射二虜下馬。而爲奪首級者所擊。
此被誣故論戍邊來
重傷回死。彼大吏猶然也。况小卒乎。貧軍奮使殺賊。
大凡軍士立功多不願陞官止欲當時領賞而賞
止望得賞衣食稍足耳。豈望陞官也。惟論首級陞官。
不時給故多賣功與人
故殺賊者不能取首。而得首者又爲勢要所奪。又或
因爭首級自相蹂踐而爲敵所敗。此邊人之大恨。兵
戰之大患也。臣昔在江西。見他軍以取首爲功者。多
被賊誘殺其脅從老弱數十。爭踐割首。而劇賊乘之
覆軍獲將。皆因此故。彼時臣領民兵。權破舊格。止令
先鋒破敵一人。賞銀十兩。以次二人各五兩。其餘毎

殺一人賞銀二兩即時分給不論首級諸兵大喜每戰全勝而量令割首三五百解驗以與提督紀功了人事其餘橫屍滿野推致江流不令盡割以恣勢要之貪冒費 國家之官爵也以罰言邊例交鋒傷虜四五人即問充軍殺虜十名口以上不報者止降一級輕重甚是不倫又或兩軍對敵勝負相當殺傷相抵我軍被殺指名可驗殺彼之人不能取首不得論

損軍之令名賢多類開端而問刑條例想未明除敵輕重不能一槩也

功亦問前罪故令邊將惟以退縮保守爲事而鄉民任其殺虜上下相賺惟事欺隱而已甚者被虜之人

捨死逃回避堡以其先時失報恐被查究而遂殺之
尤可痛也如蒙 聖恩特 勅兵部更定賞罰之格
惟嚴隱匿之罪其兩軍交鋒而殺傷相抵不曾割取
首級撫按明知回奏者不問其罪其有失備力所不
及雖被殺虜二十人以下亦不問充軍其若力可敵
而不敵雖失四五人亦問充軍至于兵力相當退縮
敗戰及擁衆自衛縱賊深入而又不能擊其惰歸以
取勝者但被殺虜數十人之上俱問失機其戰勝論
功止憑巡撫兵備查審衆証某人設策某人當先破

陣某人殺死幾人，皆聽巡撫官量情，即時給賞銀兩，不必論功陞官。其有三次設謀，或當先破陣，或一起連殺五人之上，勇力出衆者，方保陞官。其若巡撫總兵失事，扶同隱匿不報，或冒功賞其所私者，却問重罪。如此則庶幾賞罰當，而人心思奮。 朝廷亦不致多費官爵矣。或此例不可行于各邊，亦乞止行四川地方，幸甚。所謂財用足者有三：一曰軍餉，二曰賞番之需，三曰賞功之費。四川布政司累年管粮官未得其人，將各邊粮通派各州縣，各州縣又通派各人戶。

以致一州縣之粮有該解七八處一人戶之粮有該納五七倉者又以道遠番截而人戶勢難親輸勢不得不交與里納包與攬頭而或買虛串於官攢及後里納攬頭官攢侵欺事發監死無追勢不得不累人戶重賠此四川通省之民歲困于邊運而在邊粮餉恒患不足軍士日無常飽臣今備訪民情道路已有計處要令各戶之粮止納一倉各州縣之粮止解一處民運省便軍餉易足惟待布政司有管粮官即與定畫施行外至于賞罰之物初然巡撫諸言有此付

之不知而盡剋軍粮後雖官給而亦不勾三分之一其餘仍扣軍粮近據威茂兵備副使吳希由查報疊溪年例賞番該銀四千九百餘兩官惟給銀一千二百餘兩餘皆軍辦即此可例其餘也至于有功軍士舊皆奏 聞行勘造冊回繳以俟陞賞或今年不得勘明或遂隱沒而懸賞待士人皆不信今欲撫治番夷賞番賞功之物皆不可少伏乞 聖恩寬臣文法使臣不避嫌疑多方設法而措置財物貯邉應用至於屯鹽商稅等事亦乞聽臣革弊任人而務得實用

昔宋臣張浚治蜀，有趙開善理財，余玠治蜀，以王惟忠治財賦，臣雖識陋官卑，不敢僭擬先哲，然而誤蒙擢用，任當其事，安得開與惟忠而任得其濟也。所謂善撫治者，大率以信為主，決不可失，而恩之與威，則並施迭用，使我兵備總務，既皆得人矣，由是使召各番寨首，令其各報所統番人名數，與之定約，每歲賞例，番首若干，衆番若干，或歲或時，皆有常數，要在比前總算稍優，以慰其心。其熟番為我守保送粮者，尤當加厚，或給口粮，或倍常賞，慎不負其勞，失其心，而

使怨畔至于平日索要官軍接遞過年送路等酒過（官給則爲守法私索則爲弊端）搭買路過班等錢一皆禁革不許番人私索于軍亦不許軍人私送于番因而告之曰我歲賞爾爾當爲我各守地方而與我軍和處以拒絕生番之來擾今後我軍無故而殺爾番則重問其罪而仍照俗賠償爾番若上道搶擄或入堡詐勒我軍殺之勿論其若刼我財物殺我軍人則依我　國法必欲斬首示衆由是後有犯者則令通事告其寨首曰爾寨何人背信作惡爾宜查送出官我則常賞如故得其人則就

顯戮於境以警其餘其若不肯送出則絶其常賞其若怨畔侵擾則明告其隣寨曰某寨背信作惡我欲征之爾各寨能斬獲一人者賞銀若干若能爲我共滅其寨者土地財物皆爾所有我仍重賞或奏保爾官號彼從征伐亦惟按兵把路以防禦之慎勿與其征以防其詐誘其若不征則我令遊擊二軍益以各衛所軍士困之有隙則速剿之仍要撫諭其鄰寨勿使驚疑決不可普征決不可貪功失信其征也今日得利明日即止一戰得勝再戰勿行使彼知一人之

罪不累衆人一寨之惡不累衆寨而帖然信服而又振以兵威啖以賞利使之助我修堡通我舊路直易易耳南路盡通而將其平日坐背架梁要害之處或鑿開或立墩于上使我軍瞭望而更覘其堡小路近者或併之使力全易拒其有舊堡在絕境之外勢孤難援原無土地人民守之無益于事者則撤棄之占定使松潘南至茂州東至壩底壩底東至徐塘以達龍州龍州西北至小河小河西北至松潘常使官軍往來相援相通絡繹不絕彼出此歸此出彼歸使不

知其多少去留而威益振由是粮運易通而財易足官軍得粮不費遇番敢敵而氣益壯循是守之百歲無虞全蜀得庇矣撫治之策臣愚以爲計不出此然必前四者之備而後可行四者之中用人爲要然臣又聞古之任人必先敷奏以言而後明試以功言雖可用其功尚難必成言不可用其人决當廢黜臣以罪廢庸愚誤蒙　聖恩擢用委以全蜀重地今日目昧言此蓋亦敷奏以言也

爲定籍册以均賦役疏　定册籍

臣惟撫民之道，要在均其賦役，均賦役之道，尤在覈其戶口，然使籍册之造多弊，則戶口之報不真，大戶門多而巧于欺隱，小戶丁絶而不與開除，以致田粮有宜付而不付，宜收而不收，里甲有偏大而偏小，有偏貧而偏富，以後十年照册編差，未免偏累貧民，而逼其逃竄，弱者轉而溝壑，致傷天地之和，强者聚為盜賊，致激地方之變，富民賣閑，貪吏作弊者，亦皆因以不得安生矣，今當大造黃册之年，而臣謬膺巡撫之寄，查照節行事理，斟酌通融，約成五款，擬行各屬，

使其易曉，斯在必行。其間有日清田糧、均里甲、處寄庄三事者，是皆前奏已行。臣惟因俗潤色，至于實丁口、清逃絕二事，內欲照門以報人丁，重役以懲欺隱，又欲將丁門等則，添註于今冊，絕戶虛名，開除於後造。是則前未奏行，臣愚區區上欲推明 朝廷立法之意，而順其土俗，酌其民情，行法稍為操縱，而使法立易行，革弊稍為勸懲，而使弊生易革，志在着實奉行。事須從宜增損，謹用條陳，上塵 睿覽。

計開

一質丁口。節該戶部奏行冊式。人丁十一歲以上。皆欲報入正圖。是豈容其欺隱一丁也。今訪得四川土俗。人丁欺隱之弊。與湖廣大畧相同。似與他處不相戶丁糧差各処不同如江南用條編法則并丁銀于田賦而湖手土徙朝廷不得俾其大戶或十數姓相冒合籍。而分門百十家。其所其力差之用矣報人戶。不過十數小戶。或二三門。或单門。先因無錢使用。人丁已盡報冊。後或死亡。或敗絕。而里書以其無新丁替補。不與開除。以後照冊論丁編差。小戶多累逃竄。以致民不聊生。盜賊易起。職此之故。今欲盡厂開報。民情實有不堪。而反朋比欺隱。必用嚴刑追

過有失　朝廷子惠之仁。且非有司保障爲　國之意也今擬令有司拘各里書、并各戶長到官、各另實報本戶門數。其有父子同居各爨者、止報一門。其若父老不主家事。而兄弟分居。又各有子者。各報一門。每門不拘已報漏報、各要成丁一丁上策。仍要實報其如有父子三丁以上。田糧十石以上。或雖止一二丁。田種不多。而別有生理衣食豐裕。以僕馬出入者。定爲上丁。其有三丁以上。田種五石上下父子躬耕足食。及雖止有一二丁。田種不多。頗有生理。足勾衣

食者爲中丁其有一二丁田種不多力耕衣食不缺辛若度日或雖止單丁勤于生理亦勾衣食者爲下丁其若貧門單丁或病弱不堪生理或傭工借貸於人者爲下下丁蓋各戶分門又各貧富不同故雖大戶亦有下門雖小戶亦有上門也報冊實在成丁項下明註上門幾丁某人某人中門幾丁某人某人下門幾丁某人某人下下門幾丁某人某人以後編差大約上門出三中門出二下門出一下下門且弗編差優養十年以俟後冊再定其舊管人丁委的死絕

者，即與開除。不必責其報補，庶幾不累貧民逃竄耳。其若隱瞞一門不報者，以後被人告發，或因事查出，所隱本戶人丁，并本戶長一門，俱責當本州縣民壯機兵，或附近驛遞水夫一名，以替舊僉貧戶之消乏者。其本門粮米，仍每年盡派邊倉，以困辱之。其有隱瞞三門以上不報者，本管里長書手亦罰如是，庶幾法近人情之所宜，而令易行，罰埀土俗之所畏，而弊可革矣。一 清逃絕，查得各處鄉都逃絕人戶，每次造冊，不敢開除，其先年賣出田產，遠年死絕人丁，俱

留在冊仍作實在以致上司不知照依戸口派出差料多累本州縣里甲包賠遺下田土或久拋荒或被有力之家占種埋沒負累本鄉里甲賠粮有此遺害不便今次造冊合令各州縣審冊官責令里老書手各將本里递年逃絕人戸事產丁口逐一清報如逃戸則稱一戸某人某籍原住地名某處舊管人丁幾丁某人於某年月內見逃某處官民田地幾畝已賣與某里某人幾畝該付粮稅若干見存幾畝令撥與某人佃種該辦粮稅若干絕戸則稱一戸某人某籍

原住地名某處舊管人丁幾丁於某年門故絕官民田地幾畝已賣與某里某人幾畝該付糧稅若干見存幾畝今擬與某人田種該辦糧稅若干逐一清查明白已賣田糧即行開付其承買者通計本里逃絕人戶田地若勾百畝上下則召佃一人立戶當差編作正管五十畝以下編作畸零其人不拘本鄉或附籍客民如客民則于冊內開稱一戶某人某籍原係某府州縣人今佃種本戶逃絕戶某人某人田產附籍當差本鄉則稱一戶某人某籍原係本州縣某里

某人戶丁、令佃種本里逃絶戶某人某人田產、另戶當差、而戶將所佃逃絶戶口事產、轉收入戶、其絶戶田好爭佃者、量令每畝出穀一二石、在倉備賑、田低無人爭佃者、止令認辦糧差、不出稻穀、至于逃戶復業、不拘年久、其田照冊退還、不許占據、絶戶後冊、緣此開除、庶幾糧差有所歸着、籍冊不致虛報、而里甲無包賠之苦、民困亦少蘇息矣、

乞處回內臣疏 四川督撫

臣看得太監趙欽、原奉 勅書、所管四川行都司、所

轄六衛五十二所五長官司川南道所屬二府五州西軍民府二十六縣一宣撫司一安撫司六長官司二衛九千戶所地方今擄會川衛一衛所中被科取財物如是其他所得難以數計也除行四川按察司行拘至日另行外其副使顧英呈報本官害人情節與臣前後所訪相同臣惟自古聖王之治以安民爲本安民之道以法祖爲先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以天縱聖神之資洞明治體痌瘝民隱監昔李唐內臣監軍之害故在　國初立法垂訓未嘗有內臣出

守之制暨後　列聖相承始因地方多事漸差內臣（不敢顯言列聖差遣之失）鎮守分守然當時所任要皆得人不虞其蠹政害人（立言得体）至於近日之甚也其建昌等六衛地方外接番蠻內多夷猓正昔李唐吐蕃南詔迭興爲患之地其人夷性不常易動難靜已有四川鎮守太監兼管前項地方又有專設行都司及兵備副使在彼管理先年止因開礦暫設內臣分守其地今礦脉既絕已蒙　先朝封閉分守內臣亦蒙裁革後復添設誠爲無益惟我　皇上聰明睿智同符　聖祖即位之初首下明

詔裁革內臣。繼因言官建奏、兵部議題、正德年間、差內臣悉蒙取回、而惟此趙欽尚留在任、又聞各處鎮守等官皆知畏戢斂職、守法安民、而惟此趙欽、猶肆貪虐、故今四海九州、皆歌咏太平之樂、而惟此一方困于趙欽之虐、未霑聖治之澤、獨爲可憫、況聞本官先次統衆圍打李燧私宅、近城夷猓幾至大變、今又不改前非、深恐遏夷激變、事生不測、臣以病廢庸才、叨此一方重寄、今又蒙恩轉擢部堂、例當候代、未敢離任、臣若以幸得免地方之責、避怨恐失近臣之

意而隱蔽不言則遺此一方之患有負 聖明之託
不忠之罪萬死莫贖故今昧死上言如蒙 聖恩俯
念地方特勅司禮監并該部計議合無俯從各官建
議將建昌分守太監照舊裁革永不添設止令四川
鎮守揔管惟復止將趙欽取回并其撥置爲惡需瑣
趙佃王文等拏問重治以儆其後庶幾此方民夷均
享 聖明之澤而永無變亂之虞矣

爲陳言邊務情弊疏 遼東邊務

臣以病廢之餘叨任本兵之佐其于宣大二鎮及陝

西三邊事務不曾經歷、畧無一知、不敢妄言、若夫京

左遼東一帶、則因往歲編發遼東瀋陽衛充軍、首尾

四年、以是於彼地方軍務情弊、耳聞目及、頗知一二、

嘗費心思、爲彼私畫、而未敢出言、不意今日皆臣本

部職務也、雖其間有數事不係本部掌行者、然人臣

之義知無不言、謹以所見應處事務、條列于後、其最

後一事、頗涉機密、伏乞聖明自行斟酌行止、不必

該衙門抄議、以傳泄其事、其餘二十四事、乞勑該部

再議施行、

內刪一條

一在京編發遼東充軍之人、俱監左府半年有餘積至二十人方差一官一舍管解、其所差官舍、先揭債銀四五十兩使用幹差、本利倍還而又欲多取肥家皆出此二十人之身、軍犯臨發、親臨送者、爲賣房產揭債銀、隨追送軍解、沿途守等、每五七日纔至通州一兩月纔至山海關、必欲足其取盈之數、內有竊盜充軍者、放令墟市、掏摸財物以與之。其軍到彼、不久多死、無益邊衞、竊恐別府解軍亦有此弊、乞賜禁革再有犯者、必加重治、

一京差伴送貢回夷人官員經過遼東一帶全無紀律約束每百十人或三二百人擁至一處堡站官先失預備夷人到彼因無車馬供給任其留住三二日出入空城畧無禁忌或恣將房舍損壞或故將門窗燒毀或自用粗木鞍轎將馬脊打破或管官吏令將官馬尾剪與回京賣銀一過三汊河夷人竊認小路即將官馬騎從小路逕行超過三五站故將馬匹騎死丟棄路傍官府畧不經意甚損　國威亦耗邉馬且彼夷人熟識道路益輕邉衛入寇無忌事非小失

合無今後夷人往來。宜令伴送官分定班次。每五十上下人爲一起。每預將名數報知。前路堡站。預備供給脚力。夷人到彼。即將應付打發。前站已過。報知後站。方許次起夷人起身。到彼亦就打發。不許暫留。經過地方。仍要撥軍嚴整隊伍。守門護送。使彼憚不敢傍覷。再有如前損壞馬匹房舍。及超路徑回等事。嚴禁重治。庶壯國威。免致輕侮。

一軍政莫急于馬。舊聞有禁官馬不許兩並騎。亦不許婦女騎坐。及馱載他物。切見遼東官軍。全不惜馬

所關料豆私賣食費不以喂馬致馬瘦損該管頭目畧不點視而又不分男婦出門半里即便乘馬或將馱載薪糧行李違行重壓而又騎一人在上以致馬易倒死虧損公私今宜行彼將官嚴加禁約如有坐視不禁或指此為名因而科害軍士者許撫按守巡官条問究治

一彼處原無驛遞止是各堡輪撥邊軍馬匹在堡走遞號稱擺堡無奈鎮守分巡等官各有親識伴僕人等及各衙門公差人役日逐往來不絕多討馬匹騎

坐、及馱載行李下程、馬易倒死、負累邊軍買補、更又嚇要管堡官多歛窮軍財物、供給酒饌、必欲豐盛、致令邊軍苦不可言、合行彼處撫按守巡官、各堡站每月給與印鈐格眼簿二扇、將輪差馬匹、編號書簿、仍定與公差人飯食品數、令其馬匹挨次均撥、即書格眼內、其公差人用過食饌品數、亦令填註格眼、循環吊查、敢有多勒馬匹供給者、即行懲治、其非公差人並不許私給濫與、

一彼處鎮守總兵太監、 朝廷原給與令旗令牌、以

備臨陣督戰之用。旗牌所至。即同詔勅。官吏迎伏。無敢違慢。有等無知官軍。謀跟鎮守。聽執旗牌其人名目。即自號旗牌。鎮守官或令出外營辦私事。亦稱旗牌。所至凌𧮂官吏。詐勒財物。弊不可言。如欲差彼督銀邊堡糴糧報納。必與一軍帖以點為名。旗牌一至。守堡官股慄驚怕。即將軍士應支月糧。扣留在倉。准作糴買上納之數。却將原銀送還原發衙門。更歛窮軍財物饋送旗牌。以免降禍。其害人如此。合無行彼禁約。今後鎮守官非真臨陣督戰。不許擅出旗牌。以

褻天威其公差人出外非真執欽降令旗令牌者不許冒稱旗牌敢有違者官聽撫按官参究公差人以矯詐論罪不許容情姑息

一聞先年遼東將官皆令馬軍下馬囊沙繫腿以習健步是以遇敵馬傷即行步鬪進能剋敵退可全生以後馬軍不分遠近沿路騎馬再不下走百步雖穿戴盔甲亦不慣耐長令馬馱以此馬易疲遇敵馬傷不能行走多被擒殺今宜行彼將官如舊操習騎馬遠行必欲上下毋騎十里下十里以節馬力以習健

步庶幾如昔遇敵馬傷即能步鬬進可拒敵退能全生不爲小補

一遼東城內原設分守副總兵一員西備長安等伍堡墻外朶顏等衛達賊時日難離而又東備毀陽等六堡邊外建州等衛達賊聞報赴援往回七八百里山路峻險遠不及事徒多走死馬匹合無行彼鎮巡等官從長處議於東邊一帶城堡相度酌中相應處所添設守備一員往來巡察防備庶免遼陽顧此失彼臣又思遼東爲京師左掖宣大爲京師右掖於彼

三鎮各添養士馬萬餘以慣習戰陳一可備邊威虜二則京師或中原有事緩急得以調用不爲無益

一自古將材難得而起自行伍慣歷戰陳者尤爲難得今彼處邊軍衝鋒破敵者既拘例不得報功而斬獲首級者又被勢豪奪去不得報陞官級至於指揮千百戶間有謀勇可用者又或家貧不得營幹管事以顯其材以是將官起自行伍眞能殺賊者不可再得今宜嚴勑彼處鎮巡官公心體訪指揮千百戶中間果有謀勇出衆家貧不得差遣者務要公心選任

管隊把總掌印備禦等職至於勢豪奪功買功之弊尤宜痛革。而行伍士卒。果能衝鋒破敵。或斬獲首級者。務實報功次。使其得陞官職。與前選任指揮千百戶。俱令積功漸陞品級。以備將官之選。則在邊將領可得真材。而緩急有備矣。妄意此法。可通行各邊。一先年京差賫晝。黍隨到彼勢焰薰灼。邊人凜凜。總鎮官既奪邊軍血戰所得之首級以與之報功。衛所官又尅邊軍忍死所報之糧銀以爲之宴賞。且又聽之乘其馬。役其人。鞭笞呵叱。如待囚隸。彼爲國家出

死力者、俛首喪氣不敢言。其中哀怨何可言也。故昔宸濠之討、調軍遼東、人皆踴躍、思欲南降、向非天命有定、比軍至彼。大事去矣。 皇祖聖訓所戒、賞功不當久則禍生者蓋幾踐之、甚可畏也。今後此輩不宜再遣。有欲去者。贊畫官則送本部。面考方畧。叅隨官則送彼處巡按。面試弓馬。如果謀勇可取者。則分彼邊堡。當先殺賊。退縮者如古莊賈。即行軍法。以折其驕悍之氣。責其報效之實。果有謀勇出衆。箕立戰功者。就陞彼衛職事。使其在彼積功漸多陞職漸崇以

備將官之選方為有益妄意此法亦可通行各邊。
一先年各衛堡備禦及千把總等官鎮巡官差遣各有定價令其借債買求往往蒞事不久算其科斂足勾還債本利即便取回另差一官及本官使用另差一處皆有定價凡客商借與銀兩即隨本官至彼安取足是以坐損軍士幾不能生今合行彼撫按痛革前弊鎮守官同心體國於前項各職任必以材選再不許用錢謀幹其有借債及借與者照依吏部聽選官借債事例重行懲治庶可少救貧軍之苦妄意此法

亦可通行各邊

一遼東軍職犯罪該調南方衛所者到彼官少既得安閒尊貴又得易選軍政實是置之樂土而彼皆有親戚墳墓不肯遠離況彼生長邊方慣習邊事比之南人到彼者不同合無今後此等官犯止令巡撫便宜量罰邊糧或令降級就彼差操免其調衛既得俯順人心又可塡實邊衛 聖恩若念其祖功不忍盡降則止降其本身以後子孫仍襲祖職亦不違礙竊意此法亦可通行各邊

一先年禁伐近邊樹木。以制胡馬之衝突。不爲無見。惟遼東各邊達賊。止是全進搶擄。多被藏伏樹林內。若於瞭望不見。以致失事。與他處事情不同。合無行彼查勘。果如臣言。聽其斬伐。不在禁例。

一廣寧至海州一帶路途。每年夏秋水淹傳報應援。爲所阻隔。甚爲害事。宜行彼撫按守巡官計議。東西各從三汊河兩岸起手。外開丈五之河。可以洩水。可以限狄。可以通舟。而即用此土內築五丈之塘。中高禁車。如北直隸之制。則馬步行無間。而邊塲之守益

固矣。其濬築之法。宜於二月集夫。三月興工。計丈分役。其濬必深。其築必崇。每年止開數里。遇雨即止。來歲繼之。期以數年方成。則人不勞事而易舉。其土篚鍬掘。宜學南方置造。庶得用力少而成功多也。

一遼東各邊夷人。止是搶盜人畜。比之西北各邊。頗為易禦。然令地震等項。災異甚多。恐有他慮。微聞口西人。多有在彼妖言惑衆者。先雖敗露擒獲。猶恐餘風未殄。宜勅彼處鎮巡官。密切用心訪察禁治。務絕他患。既不可疎虞誤事。亦不可驚擾激濫及無辜。

一彼處軍糧常缺。每年奏討。戶部常賦有限。不能多給。合無倣古常平劉晏之法。選差通達有才部屬官一員前去管糧。令其每月預報米價賤貴。每歲報田收厚薄。如其豐收米賤之時。戶部那借官銀數十萬到彼。多糴米穀貯倉。量用一年糧銀可糴三二年之食。以後二三年。那將彼處應給糧銀那用別處所省甚多。蓋亦治家通融之法也。但其糴糧。全要差官立法簡便。革弊嚴明。慎不許減價。

（此一項滿紙今所委事關救濟者也想餉惟通借及戶部職掌恐以事体不便廣議故欲自上行之耶）